

# 他们自在别处

いつも彼らはどこかに


[日]小川洋子 著 伏怡琳 译



# 他们自在别处

いつも彼らはどこかに

[日]小川洋子 著 伏怡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们自在别处/(日)小川洋子著;伏怡琳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825-6

I. ①他… II. ①小… ②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3384 号

Itsumo Karera wa Dokoka ni

Copyright © 2013 by Yoko Ogaw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3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oko Ogaw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460

总 策 划:黄育海  
责任编辑:毛静彦  
选题策划:周 洁  
装帧设计:张志全

## 他们自在别处

[日]小川洋子 著

伏怡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 经 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字数 116,000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25-6/I·4650 定价:25.00元

#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

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

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

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势必会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

“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



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

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

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 目 录

- |     |         |
|-----|---------|
| 001 | 陪行马     |
| 025 | 河狸的小树枝  |
| 044 | 口琴兔     |
| 068 | 蔽目的小鹭   |
| 090 | 爱犬本尼迪克特 |
| 113 | 猎豹不日亮相  |
| 137 | 禁食的蜗牛   |
| 161 | 龙之子幼儿园  |

## 陪行马

她在单轨列车沿线的超市里做厨演促销，已经有七八年的光景。工作就是把当天的特价商品做成试吃用的小菜，推荐给客人帮店家增加销量。比如特销芦笋，就用培根卷起来插上牙签，放在平底锅里煎一煎。特销重制奶酪<sup>①</sup>，就切成骰子大小的方块包进饺子皮，用色拉油炸一炸。然后，再把这些东西摆放到纸碟上，一边招呼“来一个吧，今天特价”，一边设法吸引买东西的人停下脚步。

在厨演促销这一行，她辟出了一条只属于她自己的路。亲和、开朗、人见人爱、声音明丽、巧言力推，在外人看来这份工作必定需要的种种资质，基本都和她无缘。她笑容贫涩，寡言少语，声音轻细得被店铺广播一盖几乎全然听不见。可尽管如此，只要她端起纸碟往那儿一站，特价品的销售额便必然会增长。她就是有这样的本事。

---

① 又称再制奶酪，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种类天然奶酪融化混合后加工成的奶酪制品。——译者注

首先最要紧的，她做试吃用的小菜从来不会偷工减料。她不能容忍切上几刀就直接摆盘之流的懈怠，即便花费工本也要配齐材料，制备出让客人忍不住想要伸手撷来一品的试吃菜点。就算是放了合成添加剂的廉价的真空汉堡肉饼，她也要叠在切成薄片烤得酥脆的法式面包片上，撒缀香料，演绎成卡纳派<sup>①</sup>开胃菜。不管是一块桌布还是一根小小的牙签，她都不会用那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就连纸碟都要选择印有些许精美花纹的款式。

若要说她还有一样绝技，那大概就是看人的本事，能看透眼前的客人是不是真的需要特价品。每次有需要的人经过，她绝对不会看漏，必定会把目光直直地投射过去，静静地递上纸碟：“来一个吧，今天特价。”

而那客人就好像有人在他耳畔低语传达了什么至关重要的口信，会立时打个机灵停下脚步，抓起两三包肉饼，放进购物篮。

反过来说，她身上并没有那份强势，可以让无意购买的人硬生生地回心转意。说到底，都只是把特价品送到需要的人手里，或者说，帮顾客想起他需要这件东西，这便是她的做派。

有时是速冻食品柜旁，有时是蔬果区的一角，有时则在夹心面包和膨化食品的货架之间，她总是站在卖场的某一个角落。就像早

---

① 英文 canape 的音译，以脆面包或脆饼干等为底托，放上小块冷肉、鱼片、酸黄瓜、鹅肝酱或鱼子酱等制成的西餐开胃菜。——译者注

已设计好的一般，在那只够容纳一人的空间里，悄无声息地隐匿起自己的身体。折叠小桌、煤气灶、平底锅、做菜用的长筷，还有擦碗布和其他杂七杂八的用具，也都如同她身体的一部分妥帖地收放在那里。她身上，系一条不带任何装饰，唯独靠洁净可以博人好感的围裙，化妆也只是抹一层润唇膏了事。头上则严严实实地包着三角头巾，完全猜不出里面是什么发型。为了把试吃的菜品衬托得愈加诱人，服饰装扮总是极尽素朴。

每次超市开门前，员工们开始奔前跑后忙里忙外，她便会见缝插针，独自一人占定事先指给她的位置，利落有序地准备开工。架起折叠桌，铺上小桌布，给便携灶台装入煤气罐。然后把特价品切块，时而手包时而混搅，时而煎炒时而水煮。偶尔也会有负责特卖的店员或打零工的收银来找她说话，但除去必要的工作联络，她从不跟他们多聊半句。等到第一个客人出现时，试吃的菜品总能以恰到好处状态装盘出炉，她对工作就是如此全神贯注。

她从不妨碍任何人。既不会误撞在仓库和卖场间来回奔走的货运推车，也不会遮挡顾客们寻觅商品的视线。她每时每刻都异常谨慎，分毫不会逸出分配给她的那片小小的空间。那些和特价品无缘的客人，多半都还未留意到那里兀自站着的一个身穿白围裙、头戴三角头巾的中年女人，便已经走了过去。

入夜，超市快关门时，站了一天的腿酸痛肿胀，鞋子也开始挤

脚。特别是推销速冻食品的日子，背脊更是凉透骨髓，浑身上下各处关节似乎都在隐隐发痛，可她却依然若无其事地默默收整。就跟早上摆放时一样，转眼间，所有用具都已归入手提袋，她原本站立的地方连丁点余息都不曾留存。那一整天指定给她的位置究竟在哪儿，此刻已没有人再能指出。

之后，她提着那只异常庞大的手提袋，搭上单轨列车，踏往归途。租的那间公寓，也还是在这条线路的沿线。“你那套做菜的东西，不用带来带去，就放休息室好了。”有时也会有和善的店长这样劝她，但她却固执地恪守着那套不属于超市编制的自由促销所遵循的规矩。就连用脏的锅，都不曾在员工厨房清洗，而必定要带回家去。

通常，有些本事的厨演促销都会大范围地周转于大型卖场，赚取更多报酬。凭靠她的实力，不知该有多少更有效率的挣钱之道。但她却把工作地点限死在了单轨列车沿线的少数几家店铺。因为要搭乘单轨列车以外的交通工具，对她而言颇有难处。

有段时间，她也曾兜兜转转同时奔波于数家店铺。可就在某一天，搭车去郊外新开的商场时，没有任何预兆，心头倏地掠过一丝疑问：“假如就这样坐下去，自己到底会被带到哪儿去呢？”那是一个晴得叫人拍手称快的周六的清晨。天上没有一丝云彩，路边房屋延绵的屋顶在朝阳的照耀下生发出片片光辉，手提袋里的东西和



着列车的振动发出一阵咔嗒咔嗒的平和的声响。她抬起头看向线路图，找到要去的车站，在心里无声地念诵那个站名。下车的车站早已定好。尽管她一遍遍告诉自己，可到底会去哪儿，那一声声质问的回响却不曾停息。线路图上的列车线几度分叉却依然绵长地连接在一起，那些不曾耳闻甚至连念法都搞不清的站名永无止境地连缀成串。看着看着，她的身体开始僵硬，嘴里翻生出湿腥的唾液。指尖随之发冷颤抖，冰凉的汗滴落肤而下，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吐气如何吸气，视野越聚越窄。回过神时，只听到手提袋里的东西正在嘶喊：“到底会去哪儿到底会去哪儿？”

她硬撑着在半途下了车，坐在月台长椅上等待呼吸恢复正常，就在那会儿又有好几辆车从她眼前驶过。不管怎么想，要重新乘上这东西怕是不可能了。无奈之下她只得临时取消工作，花了好几个小时走回了家。那之后，同样的情形数度重演，渐渐地，不知何时起她不敢再搭乘电车。

和那种不能随时下车被密闭在车厢里的恐惧，略有些不同。让她无法忍耐的，是一种放任不管或许就会漫无止境地，被带往一无所知的遥远尽头的恐惧。

总之，她害怕去远的地方。离开自己身处的地点去往别处，对她而言这一举动本身就意味着危险逼近。在那遥远的地界究竟有些什么，她自然也说不清。只不过在那里，某种让人惶惶不安而又狰